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
第四回 林小姐因相生嘆 金進士過江被劫

詞曰：莫道相無准，骨格生來定。婢妾豈長貧，胡為太認真。
貴賤多更變，安分休留戀。試看綠林豪，塵囂枉自勞。

——右調《醉公子》

話說愛珠與無瑕打扮完了，就同妹子與眾丫鬟等，一齊出去，在內堂等候。員外出去，就叫石道全廂房少坐，自己同了相士進來，先叫無瑕上前，「這是大小女，請先生一相。」相士細細將無瑕一相，心中想道：「虧此老，倒生得出這樣一個好女兒。」便道：「請小姐咳嗽一聲。」無瑕便輕輕咳嗽一聲。相士便對著員外道：「恭喜員外，有這樣一位好令愛，小子方才說員外有半個貴子，還不想有這般大貴的令愛。」員外聽了，已不覺好笑道：「被我試出來了。且不說破，看他說如何好法。」相士道：「我看令愛尊相，肩抱日月，定作朝廷之貴。眉灣星宿，准為王者之妃。目如秋水，聲似鳳鳴。但嫌嘴臉少狹，山根略斷。為此早年蹭蹬，不能母儀天下。然亦必為侯伯夫人，後來還有大貴兒孫，壽元限元八十八、九，夫妻榮貴，子媳團圓。小子在江湖上二十餘年，這樣好女相，見得甚少。再請第二位來相。」員外就喚過素珠說：「這是二小女，請相。」相士又將素珠細細一相，也叫咳嗽一聲。說：「二令愛尊相，雖大不如大令愛，然也是一位貴相。你看他五嶽端厚，骨氣磊落，神色溫和，坐視不凡。面雖紫黑，而紅光暗現，聲雖高大，而響亮神清。一二品榮封可保，夫榮子貴無疑。小子前看員外，該有半個貴子，該應在二令愛身上。適見大令愛如此大貴之相，員外就不該只有半子之榮了。難道小子先前看錯了不成？」員外道：「這且不要管他。我家這些丫頭裡邊，可也有個好些的相麼？你們一齊來同立了，也煩先生相一相。」那時有六個丫頭，一般打扮，愛珠亦雜在其中。先生兩邊細細一看，對著員外道：「六位尊婢，相總不相上下。一生衣祿無誇，後來都也有些收成。要十分大出息的，卻也沒有。」員外見他相不出大小姐，便指著大小姐說道：「那五個丫頭原是我家生的，只這一個，是我上年外邊討來伏侍大小女的。前日有個相士，說他目下雖是丫鬟，將來倒有夫人之分。請先生再細細相他一相，果是如何？」相士又將愛珠一看，便道：「今日相多了，遲日再相罷。」員外道：「只這一個，何難一相。雖是丫鬟，相金自然照數奉送。必要請教的。」相士道：「小子哪論相金，只因這位尊婢，相貌可疑，說來誠恐員外見怪。」員外道：「想是他的相還好過小女麼？說來恐小女們怪。這個不妨。丫頭原有好相，只要據相直言便了。」相士道：「既如此，姐妹們請便，我與員外細談便了。只不要怪，這位尊婢，若果相好，何妨直言。方才員外說：有個相士說他自下雖是丫頭，將來倒有夫人之分。這話大相反了。目下丫鬟，倒還屈了他三分。若說將來，不但夫人無分，就要學這五位尊婢，只怕還趕他不上腳根哩！」員外道：「哪有此理。」相士道：「女人最忌有媚無威，舉止定然輕狂；面薄唇澆，作事定然刻薄。顴高帶殺，定主刑夫。山根細軟，定難招子。興腰如擺柳，貧賤無疑。兩目似流星，臭聲難免。氣短色浮，難過二九。幸喜伏侍大令愛，若能真心著意靠他宏福，或者還有小小收成。若一離心，不要怪小子說，不作青樓之女，定為乞丐之妻。死了，棺木還要別人捐助哩！」言未畢，員外早已氣得發昏，道：「放屁！放屁！」

眼睛也沒有，還要出來相面。」裡邊院君也大喊道：「這樣放屁！叫家人們挖去他的眼珠，拿糞來灌他。石道全這老奴才，薦這樣人來相面，也與他糞吃吃。」愛珠道：「總是無瑕這賤人，叫老子領這放屁的相士來罵我，我只打這賤人。」嚇得相士連連賠罪道：「小子原說相多了，相得不准，員外何必著惱。」

員外正要叫人來打他，因想前日在外聞得新按院是江西人，久已在此私行，知道這相士是誰？不要打出事來。趕他去罷。

且說石道全在外，聽見裡邊大鬧，不知何故。只見相士急急的跑出來，正要問他，相士一把將他扯了就走。出了牆門，走到一個廟中，方才立定。相士便將進去先相小姐，後相丫鬟，如何好，如何歹。又另相上年新討的丫鬟相甚壞，到不堪。因我直言，一家怒罵，並累老兄也罵，還要叫人打我二人。幸喜走得快，方免一頓打。

道全聽說，大驚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上年新討的就是小女。據先生說，是極壞的相了。先生還說我有半子顯榮，卻從何來？」

相士一想道：「決然不是！若是令愛，不過是他家一個丫鬟，我就說他不好，他也未必這般惱怒。即使惱怒著我，決不為了你令愛，倒把你也罵。況還隱隱聽得一個嬌聲，說：『都是無瑕這賤人，叫老子領來罵我的，我只打這賤人。』即此一言，可知不是令愛無疑。他說我相壞了他，要打令愛，其非丫頭又無疑。想來先相的大小姐，倒是令愛。另相的丫鬟，倒是大小姐。他們改扮了來試我的。若果如此，尊相一發准了，我相此老，決沒有這樣好女兒的。我說他半子之榮，當應在二小姐身上，那裡還有一個貴女。」道全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女兒倒要吃打了。」相士道：「不消慮得。令愛如此好相，目下就吃些苦，不幾年就看他不得了。小子且別，數年後，等你女兒貴顯，你做封君，那時再來奉候罷。」說完分別而去。

道全一路懊悔，來到家中，將前言一對周氏說了。周氏便痛哭起女兒來。道全又怨說都是妻子叫薦去的。彼此怨悔不題。

且說愛珠，就將無瑕一把扯進房，叫他換去了裙襖、繡鞋，命他跪下。說：「賤人！好一個皇后夫人。你叫人來，說得你這般好，說得我這般賤。你且到糞缸裡照一照嘴臉，看不信你是夫人皇后，我倒不如你？說我刻薄，又說我輕狂，你也到我家兩年，我刻薄了你甚麼來？如今總是叫我刻薄輕狂了，且從你夫人皇后面上刻薄起來。」便拿起門門，一連打了二三十。

無瑕憑他打完，說：「這是小姐與我改扮了，那相士看不出，胡言亂語道的，與小婢無涉。」愛珠道：「還說與你無涉。是你老子領來，明明叫他罵我的。」又提起門門，打了一二十，無瑕也不敢再辯。虧院君在外，聽見打得多了，便走進把無瑕罵了一場，將愛珠勸了一會，方才住手。

自後疑神疑鬼，見無瑕與同伴講句話，就疑是笑他，便要打。偶與二小姐一處，便說你夫人對夫人，在那裡說我，又要打。不但無瑕常常受打，連素珠也常常受阿姊的氣不題。

且說金彥庵帶了家眷，一同上任。一日，船到江心，只見一隻小船，在他船邊飛一般搖了過去，少停又飛一般搖了轉來。

如此者三四回。彥庵雖然驚奇，也不放在心上。晚間住了船，吃罷夜飯，公子見月色甚好，老人家俞德在艙上，他也到艙上看月。忽見幾只小船，搖到船邊，就有十數人各持刀斧，跳到船頭上來，打入艙中，嚇得老爺、夫人、元姑俱跌倒在船板上。

眾強盜就將什物罄擄一空，並將老爺、夫人、元姑俱活捉過船，飛也似搖去了。那梢工水手，見強盜上船，各搶一塊板，跳入江中去了。俞德見船家水手，都跳下水，情知不好，也搶一塊大板，抱了公子一同也跳下江中，且按下再表。

先說眾強盜擄老爺等解到山上。原來此山喚大廬山，大王姓蕭，名化龍。自幼響馬出身，後來招兵買馬，漸漸想起大事業來。年紀四十，尚未有妻。於三年前，在江中劫得陝西西安府鐵知府一家，那時將知府拋在江中。夫人解氏十分美貌，一子年方六歲。夫人見丈夫拋在江中，也便望江中就跳，被大王一把抱住。知府在水中冒起說：「忍辱存孤要緊。」一句話沉了下去。夫人就想：「我家世代單傳，如今只有此一子，我若死節，此子必不能獨存，豈不絕了鐵家後嗣！殺夫之仇，誰人來報？所以相公叫我忍辱存孤。且待兒子長大，報得此仇，那時尋一自盡便了。」於是便勉強忍住，被強盜擄上山來，就要夫人成親。夫人一想：拼得忍辱從他，須要與他一個下馬威，以保眾人性命，以留報仇地步。便道：「奴家是個誥命夫人，要殺就殺，休得妄生癡想！」大王再三哀求。夫人道：「若必要我相從，必須力行王道，指望有個收成結果，也不在為失節之婦。若照目今所為，專以殺人擄略為事，倘遇官兵到來，原不免於一死，徒然遺臭萬年。莫若死於今日，還留得個完名全節，以見丈夫於地下。豈肯貪生怕死，苟延性命於一時麼？」

大王道：「夫人之言極是。只不知王道如何行法，但求吩咐，決不有違。」夫人道：「若要我從，先須依我三件。」大王道：「夫人若肯順從，莫說三件，三十件，三百件，無有不依。」夫人道：「既要了我，凡一應婦人，不許再近一個；第二件，

我的兒子，須要極力保護，撫養長大；第三件，自此以後，凡一應過往官員客商，不許輕殺一人。」大王道：「都依，都依。第一件，有了這樣美貌夫人，還要別個婦人何用？第二件，我今年已四十，尚無子嗣，你的兒子，就是我的兒子一般，哪有不極力保護之理！第三件，我只要銀錢，原與人無仇，自後立誓，不傷一命，只將活的捉來聽憑夫人發落何如？如今沒得講了，就請過來拜堂。」夫人無奈，只得含羞忍辱，隨了大王。

幸而大王事事遵夫人之命，果然半點不敢違拗。所以今日金彥庵夫婦，得免殺害。解上山來，大王就請夫人出來發落。夫人出來坐定，強盜就將三人解到案前。彥庵也不跪。夫人問道：

「你二人可是夫妻？何等樣人？」彥庵道：「我是兩榜進士，今選陝西浦城縣令，同夫人女兒上任，被你們劫了上來，要殺就殺，不必多問。」解氏聽說，物傷其類。心中傷感道：「原來是位兩榜，請坐了，有話商量。」回向大王道：「孩兒年已九歲，正要讀書。恨無名師指教，難得今日到來，意欲屈為西賓，訓誨兒子。大王以為何如。」大王道：「夫人之言甚是。就叫收拾西廳，讓他夫婦居住。擇日開學便了。」彥庵道：「休得妄說。我是朝廷命官，豈作強盜先生麼？」解氏道：「大人不必推卻，且請西廳暫住。明日著小兒來相商便了。」彥庵也不答應，推到西廳，夫妻想起兒子與老家人，必然死於江中，痛哭一場，一夜何曾合眼。

明日早晨方起，只見一個八九歲的孩子，走來作揖道：「先生拜揖。」彥庵一見，想來是強盜的兒子了，也只得還了個半禮，道：「小官何來？」那孩子就將門關上，扯彥庵到內一間去，跪下痛哭，道：「學生姓鐵，家住浙江，紹興山陰縣人，父親名廷貴，也是兩榜出身。前年升任陝西西安府知府，帶了我母子到任，在此經過，也被這強盜劫了，將我父親拋在江中。

我母親隨欲投江自盡，被強盜扯住。可憐我父親，在水中冒起，對著母親說『忍辱存孤要緊』，如此而死。母親因我家世代單傳，母死子亡，必然絕嗣，又因父親之言，要留學生為報仇之地，隨立三件，要強盜依允：一不許姦淫婦女；二要撫養孤兒；三不許殺害一人，捉來人口，俱要母親發落。那強盜要母親順從，樣樣允從。只可憐我母子忍辱事仇，今已三年，如坐針氈。

今見先生，心中甚喜，欲屈先生暫時將就，訓誨學生，一有機會，共報此仇。諒強徒決不敢來相犯。」彥庵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我的世姪了。令祖與家父同年，尊翁曾做過敝府吳江縣令。

那年來看家父，我也會過，若果是真，我也只得權住，只恐令堂已順強徒，果肯再報仇否？」孩子道：「先生說哪裡話！家母雖則相從，日夜暗自啼哭，急思報仇，並無虛假。」彥庵隨亦應允。那孩子報知母親，各各歡喜。先將擄他物件一一送還。

然後擇日開學，送兒子拜見先生。彥庵就替他取名純鋼。

拜見畢，大王備下筵宴兩席。外邊彥庵與大王對席，純鋼坐在旁邊。內裡夫人與解氏對坐，元姑坐在旁邊。未幾席散，各各安睡。自後彥庵盡心教誨純鋼。幸喜純鋼甚是聰明，更兼苦讀，彥庵每每冷眼看他，讀書之時，常常暗淚，方信是真。

讀書之暇，又教他些武經七書，並叫他學些武藝，以為報仇根本。正是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用心人」，不數年文武精通，師生母子，常想報仇。奈大王勢燄日盛，急切難於下手。